

Wu Dialect and the Miao Language

Dialect de Wu et langue de la nationalité Miao et Yao

吳方言與苗瑤語

Liu Yuanchao

劉援朝

Received 6 March 2005; accepted 10 March 2005

Abstract: The Miao language is extremely similar with the Wu dialect in Chines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existence of voiced aspiration among the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simple vowels, and the continuous modification of tones, etc.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mmence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iao nationality and the Wu dialect region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likenes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 were still three tribes of Miao living there in addition to the Baiyue nationality. And the scopes of the living region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include the south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today as well as part of Zhejiang province. Actually it is the area where the Wu dialect is still popular today.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Yue by Chu, the three tribes of Miao in the above-mentioned regions integrated with the Yue nationality and their language has become the bottom language of the Wu dialect. The reason why Wu dialec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Yue dialect which is influenced by Zhuang and Dong languag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Miao language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in addition to Baiyue language in the bottom language of Wu dialect. The Miao language influences the sound system most and that is why the sound system of Wu is very similar with that of the Miao language.

Key words: Wu language, The Miao language (or Miao and Yao language), Wuyue, Gumie, Three Miao tribes, the bottom language

Résumé: La langue de Miao ressemble beaucoup au dialecte de Wu qui est une branche du mandarin . Par exemple , les deux ont tous un système très développé de monovoyelle dans les consonnes , et les deux possèdent également les règles compliquées de l'intonation consécutive , etc . Pour expliquer cette similitude , l'auteur commence par l'histoire pour chercher à découvrir la liaison historique entre la nationalité de Miao et la région où le dialecte de Wu est pratiqué aujourd'hui . L'auteur affirme que , dans cette région appelée WuYue à l'époque du Printemps et de l'automne , l'on constate non seulement les activités de la nationalité BaiYue , mais aussi celle du peuplade Sanmiao . Et le champs d'activités des Sanmiao comprend le nord de la province du Jiangsu , la province du Zhejiang d'aujourd'hui , soit la région où le dialecte de Wu est pratiqué maintenant . Avec l'extinction du pays Chu , la tribu de Sanmiao dans cette région intègre avec la nationalité de Yue , et ainsi forme-t-il le langage populaire du dialecte Wu d'aujourd'hui . Si le dialecte de Wu est différent du dialecte du Guangdong qui est beaucoup influencé par la langue de ZhuangDong , C'est parceque, en plus de la langue de Baiyue , la langue de Miao et Yao constitue également une partie importante pour le langage populaire du dialecte de Wu . Donc , le système phonétique du dialecte de Wu ressemble beaucoup à celui de la langue MiaoYao

Mots-clés: la langue du Wu , la langue de Miao (la langue de Miao et Yao) ,WuYue , Gumie , Sanmiao , le

language populaire.

摘要：苗語和漢語吳方言有一些極為相似的特徵。比如：濁聲母都有濁送氣成分，韻母中單母音系統發達，都有著複雜的連讀變調規律，等等。為瞭解這種相似性，作者從歷史入手，探討苗族和今日吳語地區的歷史聯繫。作者指出，在春秋時期的吳越之地，除了有百越民族的活動之外，還有三苗部落的活動。而三苗活動的範圍，既包括今日的蘇南地區，也包括浙江一帶，這也就是今日吳語流行的區域。隨著楚國滅越，這些地區的三苗部落也融入了越民族之中，因而構成了今日吳語的底層語言。吳語面貌之所以迥異於受壯侗語影響的粵方言，原因就在於吳語的底層語言除了百越語外，苗瑤語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分。而苗瑤語的影響最主要地反映在音系上，所以，今日吳語的音系仍和苗瑤語十分相似。

關鍵詞：吳語；苗語（苗瑤語）；吳越；姑蔑；三苗；底層語言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做王輔世先生的研究生學習苗瑤語。當時我就發現，苗瑤語有許多特點和吳方言很接近。比如，苗瑤語和吳方言中都有濁送氣聲母，只不過吳方言的濁送氣程度比苗瑤語要弱的多；而漢語其他有濁聲母的方言（如老湘話）就沒有這種濁送氣聲母。此外，吳方言和苗語都是開音節佔優勢的語言，鼻音韻尾只有-n、-ŋ，而沒有-m，這和壯侗語以及粵方言大相逕庭。當時我就想就這個問題作一些研究。但是後來因專業變化就沒有再做下去。近來在讀徐松石先生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徐氏在書中也一再提到今江浙地區在遠古曾是三苗的聚集地，加之我前年在浙江金華開會時也發現當地有三苗的遺跡。這又勾起了我的興趣，於是著手寫了這篇文章。

1. 吳越之地與三苗

今江浙之地古屬吳國和越國，現在公認，這一帶地區的遠古居民是百越人。但期間也夾雜著一些三苗部落。例如，古代三苗的一個部落——姑蔑就定居在今浙江的龍遊一帶。春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在國家被吳國吞併之後，就是依靠這個三苗部落作為復興基地，最後打敗了吳國。至今在龍遊境內還有據說是勾踐的藏兵洞的地下石窟，也許就是這段歷史的證明。2002年，我曾在龍遊開會，就曾注意到，姑蔑是龍遊旅遊的一個亮點。同時，由於龍遊石窟明顯地有著人工挖掘的痕跡，且洞中並無文物出土，因此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疑團。在挖掘年代、石窟作用等等問題上都引起了學術界的很大的興趣，其中就包括姑蔑部落與這個石窟的關係。

今浙江省龍遊縣是春秋時期古姑蔑國的故地，因1992年在鳳凰山南麓的小南海發現24座連在一起的地下石窟而成為浙江省的一大旅遊景點。為此，龍游縣政府曾邀請北京、上海和浙江高校、研究機構的一些專家和學者對這些石窟進行過龍游地方史、地質地理及建築性質的考察和研究，並出版了收有這些專家學者對龍遊石窟的研究文集。在這些文集中有相當的篇幅討論過古姑蔑國和今龍遊縣的關係，通過這些學者的研討，我們可以初步瞭解這個位於吳越之地的三苗部落的古姑蔑國的大致情況。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楊鴻勳先生的考證，姑蔑為古東夷集團蚘尤部族的後裔，原居山東，後為商的方國。因遭到西來的周人的征討，遂遷至太湖西岸。太湖地區本是吳國的範圍，姑蔑南遷便引起了和吳國的衝突，吳與周聯合，強迫姑蔑繼續南遷至今龍遊一帶。而今龍遊一帶本屬越地，據《吳越春秋》載：西元前的61世紀的夏朝，少康“封其庶子無餘於越”。而《國語·越語》稱：“勾踐之國，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於謹，西至於姑蔑。”可見姑蔑的存在早於越王勾踐（約西元前770年-西元前495年）之前，與越國為鄰。由於對吳國不滿，姑蔑與越國結盟。共同對付吳國。西元前482年（魯哀公13年），勾踐趁吳王夫差北去黃池會盟諸侯，發動了伐吳戰役。《左傳·哀公十三年》載：“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伯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池、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父之旗也，不可以見仇而弗殺也。”西晉人杜預注解道：“姑蔑，越地，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得其旌旗。”這是古文獻中第一次提到古姑蔑國的名字。由此可見，姑

蔑和越國一起參加了滅吳的戰爭。¹

姑蔑在後來的文獻中也寫為“姊妹”。孔晁的《汲冢周書》就有“姊妹後屬越”的記載。周顯王 35 年（西元前 334 年）楚威王破越。越以浙南之地臣服于楚，姑蔑亦屬楚國。從此以後，吳越之地的這個三苗部落完全融於了越國，在歷史的深處消失了。古姑蔑的轄地在秦王政 26 年（西元前 223 年）設立太末縣，為龍遊縣設縣之始。唐貞觀 8 年（西元 634 年）將太末縣改為龍丘縣。於是，姑蔑、姊妹、太末、龍丘都成為龍遊縣的歷史名稱。

這是關於古姑蔑國的最一般的看法，然而這個古姑蔑國並不是只存在於龍遊一處，春秋時期，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姑蔑的遺跡。

如前所述，姑蔑是從山東經太湖到達龍遊定居下來的，在姑蔑南遷的一路上都留下了一些遺跡，故有太湖姑蔑、魯姑蔑之稱。浙江師大徐雲峰教授在《龍遊石窟：2500 多年前的姑蔑遺存》和《泓上之戰與姑蔑南遷》兩文對姑蔑的遷徙路線做了深入的分析，為我們尋找姑蔑的遷徙路線提供了很寶貴的資料。

姑蔑最早居於山東，是商王朝的方國，因此探討魯姑蔑就應從商代文獻中尋找。在《甲骨文合集》第 36258 版中，徐教授發現有“其從蔑”的記載，並認為“蔑”就是蔑，徐文引用《廣韻》中莊子的話說“蔑”為稻名，因此徐文認為姑蔑是以稻命族名的，而蔑和蔑則互為通假。

除這則記載外，在《甲骨文合集》中還有一則荀辭：“蔑征貫執，弗其蔑不隻（捉）。”意思是商武丁之父與姑蔑聯手，夾擊貫族部落，獵取人頭祭祖。貫族居於山東曹縣一帶，而魯姑蔑居於“菅”地（在今山東魚台、金鄉一帶），因此有可能與商聯手，消滅貫氏部落。由此可見，姑蔑與商的關係是相當不錯的。

除了上面兩則記載外，在《甲骨文合集》還有商武丁與姑蔑合作滅彭國的記述。魯姑蔑定都于“”，即“沛”（今徐州）。由此可見，魯姑蔑的領地據有今魯西南和蘇北徐州地區。到商末，魯姑蔑據淮河流域已有 450 多年，周人因此謂之曰為“淮夷”（淮河東夷）。

實際上，據徐文的研究，春秋時期的古姑蔑國不只在一個地方。上面提到的被當作“淮夷”

的姑蔑只是姑蔑大邦，它佔據有魯西南一帶，為一勢力強大的大族；另有一小支姑蔑居於河南的羅山，為姑蔑小邦。兩地都在淮河一帶，水路交往應是較為方便的。商末，周人興起於西北，西元前 1077 年周武王姬發即位為王，11 年（西元前 1066 年）滅商，兩年後駕崩，成王即位，隨即繼續掃蕩商的各個邦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孟子·滕文公》）作為商的邦國，姑蔑自不能免。《呂氏春秋·古樂》載：“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這就是姑蔑南遷的歷史條件。據徐文稱，姑蔑南遷有兩條路線：姑蔑大邦自魯西南撤至皖南，而以繁昌、桐城為前線，戰死者就地掩埋，故有“萬牛墩”的歷史遺存；姑蔑小邦由羅山撤至太湖一帶，並於周的盟國吳國發生了衝突，因此在太湖地區也留下了一些歷史遺存。而這些歷史遺存與龍遊、衢州、常山、開化一帶的歷史遺存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因此表明龍遊和屯溪是姑蔑南遷的兩條路線。

由此可見，姑蔑南遷的路線很複雜，其主線大約是這樣的：

居住于魯西南的姑蔑大邦在周軍的壓迫下被迫南遷，他們最初的選擇可能是向西南遷移，與居住在河南羅山的姑蔑小邦會合，在途中多次與周軍作戰，大約在皖南的繁昌——桐城一帶停留過一段時間，可能也與姑蔑小邦聯手過；而此時的姑蔑小邦在周軍的壓迫下也退往東南，兵峰直指太湖。於是姑蔑大邦隨即轉向太湖，與姑蔑小邦會合。姑蔑部落可能在太湖一帶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由於臨近吳國，時常受到吳國的欺侮，衝突不斷，甚至首領疇無餘也被吳國人殺掉，部族被驅散。滿懷深仇大恨的姑蔑人再次南遷，一直遷徙到越國後方的龍遊——衢州一帶才最終定居下來。在大部分姑蔑人遷徙到龍遊之後，仍有一部分姑蔑人退居於太湖周圍的群山中，一直等到越王勾踐發動的滅吳戰役，才積極地組織隊伍參戰。越滅吳後，姑蔑也就融於越人當中，姑蔑部族就這樣消失了。正因為姑蔑南遷碾轉數省，在各地都留下了一些歷史遺跡，因此我們現在還能從皖南、太湖、江浙一帶的考古資料中找到姑蔑生存過的痕跡。

姑蔑屬於古東夷集團蚩尤部族的一支，蚩尤是三苗部族的首領，因此毫無疑義，姑蔑應是三

¹ 以上敘述見夏林根〈龍遊歷史概述〉一文。

苗部落的一支。雖然目前學術界對古三苗與今天的苗族和瑤族的族源關係有不同的意見，但占主流的看法都是古三苗部族與今日的苗族和瑤族多少有一定的歷史聯繫。從這個角度上講，姑蔑融入了越族之後，也應該有一些風俗習慣和語言成分融進了古越語，進而形成了吳方言的一個底層。

讓我們試著對“姑蔑”這個族稱做一番解釋。

古文獻中，對“姑蔑”這一個族稱的解釋一直語焉不詳。雖然《莊子》有“襍”為稻名的解釋，徐文就此引申為姑蔑即以稻名命族名的。但姑蔑為北方部族，而北方很少產稻，以稻名命名自己的部族殊不可解。因此，我們只好從另外的角度出發，來看看“姑蔑”一語的含義。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姑蔑”的上古音。

在古文獻中，“姑蔑”的“姑”一直被採用，而“蔑”主要有三個異體字：蔑、妹、襍。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四個字在中古和上古漢語中的擬測的讀音。

一般說來，漢語中古音由於有《廣韻》和《切韻》一類韻書的存在，因而使我們對中古漢語的音韻體系可以有比較多的瞭解，而上古漢語缺少這類韻書，因此要研究上古音韻一般採用回溯的方法，即從中古音出發，結合上古時期的韻文文學（如《詩經》等）、析字，並結合漢語方言和其他語言中的早期漢語借詞的讀音來進行研究。因此，不同的語言學家對上古音的擬測都有不同。這裏採用的是高本漢在《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一書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方案。

① “姑”，《廣韻》：古胡切；音韻地位：遇合一平模見；擬音：*kuol²

在高本漢的書中找不到“姑”字的上古音，但是在書中，高本漢舉了“故”、“苦”、“罟”、“固”、“胡”、“祜”等七八個帶“古”字元的字，並說這些字都是在中古入模韻，讀uo音，所以我們也認定“姑”也屬於這類字中。這類字的上古音高本漢擬音為*o韻，並指出這個*o韻有相當一部分字在中古併入了模韻，也就是說中古合口的模韻是從上古開口的*o韻變過來的，所以我們把這個“姑”字擬音為*ko。

② “蔑”，《廣韻》：莫結切；音韻地位：

山開四入屑明；擬音：*miet⁴

這個字高本漢的書中有，上古音擬音為*mīat。高本漢特意指出，中古的屑部不是從上古的/a/韻派生出來的，其中有一些是從/ɨ/類和/e/類韻派生出來的。鑒於“蔑”是四等字，所以高本漢將這個字的主母音定為e。

③ “妹”，《廣韻》：莫佩切；音韻地位：蟹合一去隊明；擬音：*muɬi³

這個字在高本漢的書中有，上古音的擬音為*mwed。上古本是入聲字，在中古轉化為開尾韻，高本漢稱之為d韻尾母音化。高本漢這個擬音非常有意思，他告訴我們，在先秦時代，為什麼有人把“姑蔑”稱為“姑妹”，這是因為“妹”和“蔑”的發音很接近，所以“妹”接替了“蔑”。

④ “襍”，《廣韻》：望發切；音韻地位：山合三入月微；擬音：*mjwet⁴

這個字高本漢的書上沒有，從中古音望上推，中古的“月”韻和“薛”韻在上古都合併為iwāt韻，從“襍”字的文字構成來看，音旁就是“蔑”，可見它的讀音應該與“蔑”很接近。在中古，“襍”是合口三等明母字，明母的合口三等字在中古後期——廣韻時代演變為唇齒音微母，王力的擬音為[z]，但上古音仍應是[m]，所以“襍”的上古音為*miwāt。

由上述情況可見，在這四個字中，除了“姑”字是開尾韻外，其他三個字在上古都為入聲字。顯然，古人將“姑蔑”與“姑妹”互為通假是有道理的。

以上就是和“姑蔑”一詞有關的四個字的上古音情況。然而我們仍無法解釋“姑蔑”一詞到底是什麼含義。雖然古人拿“姑蔑”和“姑妹”相互通假，但卻不能互訓，因為這裏的通假字依據的是“語音相近”的原則，而“姑妹”卻不能互訓“姑蔑”——因為“姑蔑”一語本來就不是漢語，無論我們用漢語音韻學的方法還是漢語訓詁學的方法都無法考證出它的本義來。

如前所述，我們已經知道，姑蔑部落屬於三苗部落的一支，而今，三苗的後裔多被認為是今天的苗族和瑤族——雖然仍存在著不少爭論。苗族和瑤族是族源上非常親近的兩個民族，語言的關係也很密切，現在多稱為苗瑤語。現在，苗瑤語的研究已經大有進展，王輔世先生和毛宗武先生在經過多年的研究，已經構擬出苗瑤語的原始音類，同時，苗語和瑤語的方言研究也有了很大

² 由於在音標面板上找不到發圈法的符號，故採用數位標注漢語四聲調類：1為平聲，2為上聲，3為去聲，4為入聲。下同，不另注。

的進展，因此對我們這裏的研究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應該指出，在上古和中古的漢語聲類中存在著全濁聲母體系，在高本漢的上古漢語聲類中就有 k/g, kh/gh, t/d, th/dh, ts/dz, tsh/dzh, p/b, ph/bh 的對立，中古的全濁聲母更是瞭解漢語音韻學的人都熟悉的，因此，古代的中國人對濁輔音的感知能力遠較現代的中國人強，一般來說，他們不會把非漢語的濁輔音記為清輔音的，在我們下麵的對音過程中，我們會考慮到這點。一般說來。上古漢語的複輔音研究基本都依據諧聲字來確定，然而在上古音中存在不存在複輔音現象各家都有各家的說頭。李方桂先生的上古漢語構擬方案中複輔音聲母很多，至於高本漢先生則要謹慎的多了。雖然高本漢在書中也舉出幾個複輔音聲母的聲類，如：kl/gl, pl, ml, ʔhl, sl, nz, xm。但是他表示，仍有許多的細節不能確定，他認為，可能還有更多的複輔音聲母存在，只不過沒有諧聲字能揭示它，因此我們下面的對音過程先暫時將複輔音拋在一旁，不考慮複輔音問題。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現在基本確定“姑蔑”兩個字的上古音是：

姑：ko 或 ku

蔑：miet 或 miat

下面我們來看看苗瑤語中相關的情況。

一般說來，現代苗瑤語中，苗語的聲母很多（比如苗語貴州威寧方言的聲母就有 120 多個），而瑤語（勉話）則韻母多，一般為 80—100 多個。因此在構擬苗瑤語的時候，聲母多參考苗語，而韻母多參考瑤語。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研究“姑蔑”一詞的語義時也就從苗瑤語的不同語音狀況出發來考察其相應的語義。

在現代苗語中，與ko或ku接近的音節有這樣幾種：ko/kou/ku, hko/hkou/hku, qo/qou/qu, /Nqo/Nqou/Nqu。與miet/miat音節相近似的有mie/me/mi。這 15 個音節，其中只有下面三個音節在現代川黔滇苗語——一種保留古音成分較多的方言中有較為符合“姑蔑”語境的語義表現³：

ko：有 14 個義項，其中較為符合語境的義項有“金子”、“我”。

³ 這裏主要參考的是六十年代出版的《川黔滇方言苗漢字典》和《滇東北方言苗漢字典》。字典中的聲調符號一律不計。

ku：有 2 個義項，其中較為符合語境的義項有“古姓”。

mi：有 10 個義項，較為接近語境的語義有“嬰兒”，“乳房、奶汁”，“小、一點”，“你們”“家”。

從以上幾個義項來看，“姑蔑”這個詞的意義可能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古姓”和“家”的結合，即古姓氏族，另一種是“我”和“小”“家”的結合，意即小部落，小三苗。前面的“我”也許是和三苗大部族比較而言的。但是，我以為，“古姓氏族”較為接近“姑蔑”的實際語義。雖然我們找不到更多的資料來分析姑蔑氏族的姓氏結構，但是大致可以相信這點應是不錯的。因為，在上古時代，凡屬一大部族，往往都有一個姓氏代表這個部族，比如黃帝部族的姓氏是姬姓，炎帝的姓氏是姜姓，楚國的姓氏是芈姓，等等。因此，姑蔑的古姓也應該是情理之中。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很自然地想到，這個義為“古姓氏族”的姑蔑部落與傳說中的盤瓠、盤古是否有聯繫？能否論證說盤古和這個“古姓氏族”存在著內在聯繫？由於材料不足，這裏不能展開論述，但是，這個問題如果能得到確認，那麼，姑蔑和瑤族的關係也就能夠得到確認，從而對盤古傳說的歷史事實得到證實。

2. 吳越地名中的三苗遺存

周振鶴、遊汝傑在《方言與文化》一書中曾經對江浙一帶的特殊地名作過研究。他們指出，秦漢一代，吳越地方有一系列地名帶有“於”“句”“姑”“烏”“無”“餘”等詞冠，如：于越、於陵、於菟、句章、句容、句餘、句無、句注山、句廬山、句繹、姑蘇、姑熊夷、姑蔑、夫椒、烏程、烏傷、余杭、余暨、余姚、餘幹、無錫、蕪湖、無鹽等；同時他們也指出，在廣東、廣西、雲南、越南也有這樣的地名，他肯定地指出，這些地名都是古越語地名，但他認為這些詞冠的詞義是不可解的，可以“確知的只是古越語的發語詞而已。”

的確，在壯侗語中的確存在著一類表明詞義類別的詞冠，這類詞冠往往是從某一個實詞發展出來的，例如：

壯語(靖西話)鳥nək⁸ 麻雀nək⁸tsjok⁹ 八

哥nək⁸keu⁵⁵ 燕子nək⁸en⁵

果子mak⁹ 葡萄mak⁹ət⁷ 栗子mak⁹lək⁸ 桃子mak⁹tau² 柿子mak⁹θai⁶ 李子mak⁹man⁴ 梨mak⁹lei² 桃金娘mak⁹nəm 柚子mak⁹paŋ² 廣柑mak⁹kam¹təŋ³ 桔子mak⁹kam¹

上面məŋ³ni¹ 下麵məŋ³təi³ 外面məŋ³no:k¹ 裏面məŋ³nəi¹ 背面məŋ³lei⁴ 右邊məŋ³θa¹ 左邊məŋ³θai⁴ 旁邊məŋ³khjaŋ³

魚pja¹ 鯰魚pja¹jau⁴ 塘角魚pja¹nok⁷ 黑魚pja¹lai² 鱔魚pja¹lai¹ 泥鰱pja¹tsit⁷

村話(海南島)樹vau³nek⁷ 芒果樹

nek⁷muk⁷ kuə² 松樹nek⁷tθəŋ⁵ 杉樹nek⁷sam⁵ 桑樹nek⁷tθəŋ⁵ 榕樹nek⁷hui⁵ 芭蕉樹nek⁷zek⁷ 木棉樹nek⁷hau³ 苦楝樹nek⁷hən² 厚皮樹nek⁷də¹ 椰子nek⁷vau⁴

銀匠ŋa:u¹ma:ɿ³kon⁴ 石匠ŋa:u¹ma:ɿ³sin¹ 鐵匠ŋa:u¹ma:ɿ³thit⁹ 商人ŋa:u¹san¹lan³ 屠夫ŋa:u¹tθəŋ²vəi⁴ 歌手ŋa:u¹tshiaŋ³kə² 獵人ŋa:u¹vou⁴ 乞丐ŋa:u¹kau⁵hua⁵ 瘋子ŋa:u¹dia⁵ 犯人ŋa:u¹dok⁷tθu:ɿ³ 富翁ŋa:u¹dok⁷

等等。

幾乎所有的壯侗語都有這種類別詞。除此之外，在地名上也經常冠有這種有意義的詞冠。最典型的是傣語的地名。傣語地名最常見的詞冠有猛(məŋ²，地方)曼(ban³，村寨)南(nam⁴水、河)等。例如：昆明(məŋ²se¹)、芒市(məŋ²huan⁶)、瑞麗(məŋ²mau²)、曼景蘭(ban³tseŋ²lan⁴)、曼邁(ban³mai³)、瀾滄江(nam⁴xəŋ¹)等等。而湄公河流經泰國的一段稱為湄南河，而湄南河就是湄水的意思。同理，在壯語的許多地名中，有“那”(na²，水田)、“板”(ma:n³，村寨)、南(nam⁴水、河)等詞冠，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詞冠。依照上面的情景推理，秦漢到今日仍然存在江浙一帶的帶有“句”、“無”、“姑”、“余”等地名的詞冠也應該是有意義的詞冠，而不應“只是古越語的發語詞而已”。

實際上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在春秋戰國時代，江浙一帶確實存在著屬於三苗部落的氏族，這就是姑蔑。從上面的論述也可以看出，三苗部落的姑蔑從山東遷往江浙的路上，曾在數個地方停留和居留過，並在當地留下了一

些文化痕跡。巧得很，在現在的江浙地名中，有一些似乎反映出姑蔑居留過的文化遺存，下面舉些例子⁴：

姑蔑最早居住於山東的魯西南地區，在今日的地名上也留下了少許的姑蔑活動過的痕跡。在今日山東的棗莊市和濟寧和荷澤地區也留下了一些帶有“古”字的地名，尤其以成武、定陶、曹縣和金鄉一帶較為集中，也許是古姑蔑人最早活動的區域：

棗莊市：古邵；泰安市：野古；濟寧和荷澤地區：冉古、元古、青古、鸛古、古路（定成曹金諸縣）。

江蘇蘇北的徐州和連雲港一帶也是姑蔑的早期活動區域，因此姑蔑又被稱為“淮夷”。但是從目前的手頭資料看，只有徐州市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似與姑蔑活動有關的地名，而在連雲港地區還沒有發現類似的地名，他們是：狼古堆（徐州）、古邳（邳縣）。

蘇皖沿邊地帶和蘇中地區：這一地區是姑蔑南遷的必經之地，雖然現在尚沒有發現古姑蔑的地下遺留物，但是由山東和蘇北向皖南和蘇南的遷徙路程必得經過此地。從目前的地名來看，這一帶的地名和山東及蘇北地區一樣都是漢語地名佔據了絕對優勢，非漢語地名很少見到。這裏就不再列出來。

皖南及江蘇沿江地區及江南地區：這一地區是姑蔑停留過並駐紮多年的區域，在這一帶的現代地名中有許多是來自漢語以外語言。不過這一地帶在清中後期曾經是太平天國最重要的活動區域，太平天國滅亡後，清軍在這裏進行過大規模的搜繳，以致當時田園荒蕪，人煙稀少。清末大批操北方官話的居民遷居此地，造成了居民結構的重大改觀。以致這裏語言相當混雜，北方官話和吳語混雜在一起，交互影響。

先說皖南地區。據說姑蔑從山東、蘇北南遷後，曾在皖南地區停留過一段時間，可能與周軍發生多次交戰，屍骨就地掩埋，因此這一帶有多座帶有姑蔑制式的墓葬群落。後來據說是姑蔑小邦轉赴太湖，姑蔑大邦隨即也轉向太湖，與小姑蔑回合。姑蔑所在的這一片皖南地區主要是蕪湖—宣城—馬鞍山這一三角地帶，這一地帶的地

⁴ 由於找不到華東各省詳細的分縣地圖，這裏只是根據手頭上現有的資料對地名中的姑蔑遷徙活動的痕跡進行整理，挂一漏萬之處肯定不少，因此這裏僅只是舉例性質。

名與江北的地名有些不同，非漢語的地名開始多了起來，與姑蔑有關的地名也有若干個，例如：化古塘（廣德）、古樓鋪、古壩（涇縣）、戈江（宣城）、竹柯（甯國）、柯村（青陽）等。

江蘇江北沿江地帶。這一地區包括揚州、南通地區，南京市一部分地區也包括在內。這一地區古屬吳國，與江北的蘇中和蘇北地區相比，非漢語地名大大增加，但是大多是帶“餘”、“烏”、“服”之類的吳語詞頭，而帶有“古”、“柯”、“句”等姑蔑話的詞頭卻很少，這表明，即使在春秋時代，姑蔑的勢力也主要在蘇南活動，很少深入到江北來。能夠說有姑蔑特點的地名僅只有盤古山（揚州）和古溪（泰縣）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例證。

江蘇江南地區（蘇南地區）。這一地區包括鎮江地區、常熟和無錫地區以及蘇州地區。這一地區的無錫、常熟位於太湖之西，蘇州位於太湖之東。從包含有姑蔑的地名來看，太湖西部比太湖東部為多，這似乎說明古姑蔑主要在太湖之西活動，較少在今蘇州地區活動，因此蘇州地區的姑蔑地名並不是很多。這一地區有一個縣名曰“句容”，“句”古音 kou，與姑蔑的“姑”、“古”的古音很近似，應與古代姑蔑部落的活動有密切關係。何況苗語的“我”就是讀 ku，用我命名地名應是常理。孰不見，在北方農村，有大量的農村聚落是以村落中的本家姓氏命名的；不僅村名如此，山峰與河流也有同樣的情形。本地區的姑蔑地名主要有：高資、古洞崗（鎮江）句崗（句容）、古柏（高淳）、固村、居莊（丹陽）、古裏村（常熟）古松（無錫）等。

浙江金華——衢州地區：這個地區古屬越國，姑蔑遷入後最終定居此地，終於和越國融合在一起，成為這一地區的早期居民。在這一地區，有一些姑蔑地名，但和其他姑蔑活動過地方一樣，姑蔑地名並不很多。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作為姑蔑的大本營的龍遊縣卻很少見到姑蔑式的地名，而在龍游周圍的地區卻有一些姑蔑的地名，這說明，姑蔑並不是集中居住在龍遊境內，而是分散在浙西的大片土地上，因此，姑蔑應是當時浙西一帶的很有勢力的族群。這一地區的姑蔑地名主要有：高韓、高坪、古田山（開化）、高家（衢州）、古山、古竹阪、古龍、古竹（永康）、古方（金華）等。

總起來說，在今華東各省，姑蔑活動遺留下

來的地名並不很多，這當然和筆者使用的材料有關。由於找不到華東各省的分縣地圖，筆者只好依據一份有較為詳細地名的公路交通圖作為查找地名的依據。由於材料限制，這裏的地名就僅僅是舉例性質，不能完全反映古姑蔑地名的全部情況。但是也可能存在著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由於歷史變遷導致地名的改變，這在歷朝歷代中都發生過；還有一種可能，即使是在姑蔑活動的區域內，也不一定就在地名中保留姑蔑部落的名稱（上文主要是以姑蔑的自稱來判定是否為姑蔑活動的區域），所以從地名上並不能完全揭示姑蔑活動的全部情形，只能通過地名對姑蔑的活動區域有所提示罷了。雖然如此，通過對姑蔑地名的追蹤，起碼能明瞭一些姑蔑活動的痕跡，從而表明在這個吳越文化佔優勢的區域內也有古代三苗等部落的活動。這就提醒我們，在研究江浙地方歷史和地方文化時，不能僅把注意力集中在吳越文化本身，而應該從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尤其對吳語的研究，也應作如是觀，這樣才能夠正確解釋為何吳語的語音系統與官話和其他漢語方言的系統有那麼大的差距。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很重視徐松石先生的主張。

關於三苗的地域分佈，古書上有一些不同的記載。比如《戰國策》魏武侯條吳起曰：

河山之險，終不能保也。霸王之業不從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其政不善，而禹放還之。

而史記《五帝本紀》則曰：

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

對於古書上的這些記載，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伍新福、龍伯亞的《苗族史》就說：“當時的‘三苗國’大致是處於江漢、江淮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間這一遼闊地域內。”⁵而徐松石先生則引證周官和荊州記的有關記述，論證吳起所說的“洞庭”應為太湖，而所謂的彭蠡即今日的洞庭。就此，徐松石先生解釋道：“古三苗國之因北向，所以古彭蠡即今日之洞庭為左，以古洞庭即今日之太湖為右，以四川汶山為南，以湖南衡山為北。”因此，

⁵ 伍新福，龍伯亞。《苗族史》，第10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徐松石先生主張，“古三苗國顯然包括今日的江蘇、浙江、皖南、江西、湖南、湖北、川南、豫南等地。”這一地區如此之廣闊，顯然不只是三苗一族的居所，而且也是古時傳說時代的神農、燧人氏、伏羲、女媧等部落活動的區域。因此在春秋時期，今江南一帶應是多種部族共存的區域，而不是僅有百越和三苗的區域。

前面說過，三苗和今日的苗族的關係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徐松石先生認為：“今日的苗族必非是古代三苗的中堅部落。但古代三苗國的部落很多，今之苗民在古代屬於三苗之地亦無疑義。”為此他舉例說，今日的苗族多傳說來自江西，進而從江西遷移到湖南，由湖南再擴散到雲貴川桂諸省，因此他認為這就是三苗西遷的一個例證。在書中他還舉了一個例證，說廣西龍勝縣張家村有一本苗民族譜，內有“渡船渡過洞庭湖，船到洞庭大也小，客到南京有也無”等句，也有說：“落在蘇州……落在長沙寶慶府，……武崗州頭轉一看，得見城步好風光”之類的句子，由此可以證明苗族是從東方遷徙過來的。事實的確如此。筆者多次在苗族地區作過民族學調查，發現大多數苗族都傳說他們的先祖是由江西、南京等地遷移過來的。不僅苗族是這般說法，西南許多少數民族都有類似的傳說。雖然真實性尚待考證，但其中所蘊含著的西南許多少數民族（當然包括苗族）曾經歷過西遷的事實卻是不容否認的。

爲了證明苗族是從東方西遷過來的，徐松石先生分析了苗族中流行的射日傳說。這個傳說與漢族的“羿射十日”的故事非常近似。但是徐松石先生說，這裏的十日指得是十個君主而不是十個太陽（《說文》稱，日者君象也）。而我們也知道，三苗和九黎是有源出關係的。九黎應解釋爲擁有九個部落的部落聯盟，而蚩尤則是九黎之首。而三苗則是九黎之後（《國語·楚語》曰：其後三苗民復九黎之德），蚩尤後與黃帝的戰爭中失敗，蚩尤被執，九黎部落聯盟瓦解，這就是路史中記述的這段史實：

於是擇兵稱旅，屠長蛇於洞庭，射十日，繳大風於青丘，殺 窳，擒封豕于桑林，乃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戮九嬰于凶水之上，而後萬民復生。

顯然，引文中的長蛇、封豕、鑿齒、九嬰等是以部落圖騰來代表該部落的，從而描述了黃帝對蚩尤部落聯盟戰爭的激烈殘酷。而文中的“射十日”“必不是天上的太陽……苗人神話中的九

日被射，一日逃走，顯然是指九個夷王屈服，而一個夷王遠逃。或指九個夷王屈服，而中原王室複盛。”而苗族依然保留這個古老的故事則反映出他們追憶從東方遷移的歷史，日出東方，十日在東就是定論。因此徐松石先生斷言：“如今全國裏頭惟獨苗人有這樣活潑生動的十日神話，苗人遠祖必居東方，而且對於當日十王代爭，九王衰落，必定身曆其境，這是作者敢斷言的。”⁶

應該說，結合姑蔑的歷史和傳說、地名的遺留，古時苗族祖先居住于東方應是沒有疑問的了。

3. 吳方言與苗瑤語

既然古時苗族的祖先曾居於江南一帶，那麼今日的吳語必有苗瑤語底層，這從苗瑤語和今日的吳方言的音系比較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得出來：

聲母：

苗語（貴州凱裏話）⁷

p (bfi) ph m (mfi) m̥h f fh v (vfi) h (ɬfi)
hh s z (zfi) t (d̥fi) th n (nfi) ɲ l̥ lh l (lfi)
t̥ (d̥fi) th ɳ (ɳfi) ɲh ʃj ʃjh lj (l̥fi) ' (ɣfi) 'h ɕ
ɕh ' (ʰfi) k (gfi) kh ŋ (ŋfi) xh) ()fi q (ɕfi)
qh h''

貴州凱裏市有多種苗語方言，這裏選擇的是凱裏最流行的黔東苗語方言的代表音點掛丁鎮養蒿寨的音系。標音按音位原則記載，爲了和下面的吳語蘇州話相比較，列出了相應的音位變體，用括弧（ ）表示。

凱裏話聲母有一些特徵是其他苗語方言所沒有的：

在西部苗語川黔滇方言中，一般說凡是雙數調（相當於漢語的陽調類）的聲母都要讀成相應的送氣濁音，這種送氣成分是濁送氣，即濁音濁流。比如貴州畢節苗語的“飯”'ua⁶讀成[yfio¹³]，“去”mo²讀成[mfo²¹]。可是凱裏苗語的濁送氣聲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清音濁流，出現在4調字中，如“手”pi⁴讀成[pfi¹¹]，和吳

⁶ 以上引文俱見徐松石先生《粵江流域人民史》第四章——苗蠻總察。中華書局民國30年版。

⁷ 凱裏苗語的材料主要引自王輔世《苗語簡志》一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語的濁送氣類型是一樣的；另一種是濁音濁流，只出現在 6 調字中，和畢節苗語的濁送氣是一種類型。顯然，畢節苗語的濁送氣聲母是原始類型的，而凱裏的濁送氣則是一種過渡型態，在苗語方言中至今還沒有發現完全消失濁送氣成分的情況。

在凱裏話中，存在著多種送氣清鼻音和清擦音，這些送氣的清鼻音和清擦音在其他苗語方言中是很少見到的。

凱裏話和其他苗語方言的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凱裏話沒有其他苗語方言普遍存在的鼻冠音聲母（如 mp nt ŋk nq 等），其他苗語方言的鼻冠音在凱裏話中都變為相應的塞音或塞擦音，鼻冠成分消失。這是苗語黔東方言的特點。

凱裏話沒有真正的零聲母，所有以母音起頭的音節，前面都帶有一個喉塞音⁻。這點各苗語方言都很一致。

吳語（江蘇蘇州話）⁸

p ph b t th d k kh g h hh ʔ' h ɣ f v s z
ç h fi m n ɳ ŋ l ɛ

蘇州吳方言的主要特點是：

吳語的濁聲母（b d g ʔ' h ɣ v z m n ɳ ŋ l）基本只出現在陽調類，在陽調類中，他們都讀成近似凱裏苗語 4 調字的清音濁流的濁送氣音，這種發音方式在漢語方言中是絕無僅有的。

吳語的次濁聲母（m n ɳ ŋ l）在陽調類中讀成濁流送氣音：m=mʰi n=nʰi ɳ=ɳʰi ŋ=ŋʰi l=lʰi。但是在陰調類中，則帶有輕微的喉塞音：m̥=m̥ n̥=n̥ ɳ̥=ɳ̥ ŋ̥=ŋ̥ l̥=l̥。無獨有偶，在貴州福泉縣野雞坡苗語中也有這種情況：m n ɳ ŋ l 只出現在雙數調中，而 m̥ n̥ ɳ̥ ŋ̥ l̥ 只出現在單數調（相當於漢語的陰調類）。

吳語的零聲母有兩種聲母，其性質均屬摩擦成分：一種是 h⁻，只出現在陽調的零聲母前，陰調類的零聲母前是喉塞音⁻，與苗語的零聲母音節前的摩擦成分相同。而北京話的零聲母前的摩擦成分有多種：j w r)⁻，多數是與韻頭音或韻腹音的舌位有關。

韻母：

苗語（貴州凱裏話）

ɛ a o ə e ien aŋ oŋ i io ien u ue ua uei uen

uaŋ

凱裏苗語韻母的特點：

苗語音系的整個特點是聲母多，韻母少。凱裏苗語的韻母除了 io ien ue ua uei uen uaŋ 是漢語借詞的韻母外，真正固有辭彙的韻母只有 10 個。這 10 個韻母中還是以母音為主，鼻音韻母很少。這是整個苗語韻母的特點。在有些苗語方言中（例如滇東北苗語方言）甚至完全取消了鼻韻母，韻母系統完全變成了開音節，和彝語支語言一樣了。

凱裏話的鼻韻尾的構成是：韻腹為前母音的後面接 -n 尾，韻腹為後母音的後面接 -ŋ 尾。

凱裏話的開音節多，因此有些在其他苗語方言中讀鼻韻母的字在凱裏話中也讀為開音節。如：

匹（馬）te⁴（凱裏）toŋ⁴（貴陽青岩）新 xhi¹（凱裏）sen¹（青岩）

畫眉鳥 'u¹（凱裏）'aŋ¹（福泉野雞坡）鳥 nɔ⁶（凱裏）nen⁶（青岩）。

韻母 i 接在 h（ʔ' h）hh s z（zʰ）後面讀舌尖母音 [ɿ]。

吳語（江蘇蘇州話——不計開齊合撮的韻頭音）

ɿ ʔ' i, u y æ ɒ i ø o ɔ ə u ə n in un yn aŋ
oŋ oŋ, ä ɔ̃ ɔ̃ ɔ̃ m² n² ŋ l²

蘇州話韻母如果以傳統的開齊合撮安排韻母的佈局，可以有 49 個韻母，但若去掉韻頭音則只有 29 個，見上。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蘇州話的單母音韻母特別發達，普通話的大多數複合母音韻母和一部分鼻韻母（主母音多為洪音）在蘇州話中大多變為單母音韻母。如：

飛 普通話 fei¹→蘇州話 fi¹ 面
普通話 mian⁴→蘇州話 mɿ³

微 wei¹→ vi² 選
cyan³→ ɿ³

刀 tau¹→ tæ¹ 壇
than²→ di²

抓 rua¹→ hɔ¹ 幹
kan⁴→ kɔ³

口 khou³→ khɔ³ 團
thuan²→ dɔ²

2，和苗語的鼻韻尾結構很相似，蘇州話的鼻韻尾與其前的母音舌位高低有關：-n 尾只出現在高母音後，-ŋ 只出現在低母音之後。

⁸ 吳語材料主要引自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一書，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版。

3, ɿ ʁ只出現在h hh ʌ s z之後。

聲調：

苗語（貴州凱裏話）

凱裏苗語一共有八個調類，其調值如下：

1, 33; 2, 55; 3, 35; 4, 11; 5, 44; 6, 13; 7, 53; 8, 31。

苗語有入聲調，但是入聲調只反映在調類上，在韻母中並沒有表示。

凱裏苗語連讀變調規律很少，但在其他苗語方言中連讀變調規律卻較複雜，比如苗語川黔滇方言的代表音點——貴州畢節大南山（又叫先進）的變調規律就比較複雜，基本上是前一聲調影響後一聲調。比如，1 調和 2、3、4、5、8 調結合時，第二個音節就相應地變為 6、5、7 調。但是苗語中連讀變調最複雜的是滇東北方言，王輔世先生曾有專文研究過，各種變調規律相加，大約有六七十條。⁹

吳語（江蘇蘇州話）

蘇州話和其他蘇南吳語一樣，在舒聲調中有調類合併的現象，只是在入聲調保持著較為完整的陰陽調類。其調值如下：

陰平：42；陽平：24；陰上（含去聲）：35；陰入：5；陽入：23。

蘇州話的連讀變調豐富，有前一音節影響後一音節的，也有後一音節影響前一音節的。謝自立曾總結出蘇州話的連讀變調規律有七組變調組合，49 種變調類型。¹⁰

從上面的音系比較來看，苗語和吳語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著內部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苗語和吳語的濁輔音聲母都有讀為濁送氣的情形。應該說，在漢語方言中，找不到有任何一種方言有吳方言這種濁送氣現象；在本人所瞭解的國內少數民族語言中也很少見到苗語這樣一種普遍帶有濁送氣發音方式的語言——就連苗語的親屬語言瑤語（勉話）和瑤族布努話（苗語支語言）也沒有這種發音方式。因此，苗語的濁送氣發音方式在國內的語言中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兩

種獨特性使我們對苗語和吳語的關係特別關注。應該說，濁送氣的發音方式是一種很少見到的語音現象。在國內，也就是苗語和吳語有這種發音方式；在國外，據筆者所知，也僅有印歐語系印度語族的語言有這種濁送氣現象。這種語音的共性和歷史地理分佈的巧合似乎暗示著吳語的基礎部分包含著苗語成分，這種基礎成分對與吳語有著本質的影響，進而也顯現出吳語的基本特徵來。而吳語的濁送氣則是苗瑤語改造吳語的一個突出的特徵。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零聲母。零聲母一般解釋為不帶輔音的聲母，也就是以母音起頭的聲母。不過從音位學的角度看，這種零聲母仍帶有聲母，只不過聲母為零罷了。但是就實際音值來看，零聲母不全是純母音，其前多少帶有一些摩擦成分。這種摩擦成分在不同的語言和方言中各不相同。比如，北京話零聲母前的摩擦成分就有：j-（齊齒呼）w-（合口呼）、ʁ-（撮口呼）、-ʰ-（開口呼）。這種摩擦成分雖然在漢語方言中各有不同的表現，但是大致是隨著韻頭音或韻腹音的不同而改變，一般並不固定在某一個固定的音值上。然而吳語則不同。它的零聲母固定在兩個特定的音值上，只是隨著調類的不同而改變：fi-（陽調類）、ʰ-（陰調類）。這與其他漢語方言有重大的區別。可是我們看到，苗語（其實不只苗語，壯侗語也是一樣）的所謂的零聲母其前都有一個-音，只不過在一般音位學標音的著作中都不標出來。苗語的-只能出現在陰調類中，而不能出現在陽調類中（苗語的聲母按聲調劃分，只有兩類：一類可以出現在陰陽調類中，另一種只能出現在陰調類，不能出現在陽調類——如各種清送氣擦音聲母）——這是苗語的特徵，漢語則不同。吳語既然是漢語方言，當然也只能按照漢語的特徵處理。不過它的零聲母的特點的確使人可以看出其受苗瑤、壯侗語的影響來。

在韻母方面，吳語和苗語同樣是單母音韻母佔優勢。我們已經看到，蘇州話有 29 個韻母，而單母音韻母就有 12 個，若加上成音節的mʔ nʔ ŋ lʔ 4 個韻母，蘇州話的單韻母就有 16 個，占總數的 55%。而苗語也很相似，例如，湘西方言的代表音點花垣縣吉衛話有韻母 16 個，其中單母音韻母就有 11 個，占總數的 69%；凱裏話有韻母 17 個，但母音韻母就有 7 個，占 41%。由此可見，苗語也是以單母音發達的語言。這種單韻母佔優

⁹ 詳見王輔世：《貴州威寧苗語的聲調》，載《中國民族語言論文集》，中國民族語言學會編，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

¹⁰ 詳見謝自立：《蘇州方言的兩字連讀變調》，載《方言》1982 年第 4 期。

勢的情況實際上蘊含了一種在漢語音韻學上被稱為“陰陽對轉”的情況。所謂“陰陽對轉”指的就是陰聲韻（以母音結尾的韻母）和陽聲韻（以鼻輔音結尾的韻母）相互發生交替的現象。在苗語中，正如上面例詞所見，我們也看到了凱裏話和其他苗語方言發生陰陽對轉的情況，也看到了，吳語中同樣存在著陰陽對轉的情況。但是和一些近些年來發現的一些新漢語不同，吳語的這種陰陽對轉往往不是簡單地丟掉鼻韻尾（如筆者調查的貴州平塘縣的辰州話的“錢” yie^2 、“船” λue^2 那樣），而是如同上面吳語例詞那樣，不同的鼻韻母有不同的單母音相對應。吳語單母音韻母豐富是與這種獨特的鼻韻母母音化有關，這是吳語的特點。另一方面，造成苗語單母音豐富的除了陰陽對轉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入聲韻的消失，苗語中已經不存在獨立的入聲韻了，原來的入聲韻全部併入舒聲，只不過在聲調上還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而吳語則依然保持著入聲，在聲調上也有獨立的調類。這點吳語和苗語有所不同。

就聲調而言，吳語的連讀變調之複雜在漢語方言中是出了名的，吳語的各個方言點大多數都存著這種複雜的連讀變調。在其他的漢語方言中（如閩南話和晉語），也有像吳語那樣有複雜的連讀變調，但是並沒有像吳語那樣普遍，大多數漢語方言中的連讀變調的規則都較為簡單。苗語中也有連讀變調，而連讀變調最複雜的恰恰是保留古音最多的滇東北方言。其他苗語方言變調規則較為簡單，而凱裏話則全然消失了。這種情況似乎表明變調是早期苗語的特點，越到後來，變調形式越簡單。如果我們承認上述聲韻母的一致性為吳語底層語言的影響造就的，那麼，吳語的這種複雜的連讀變調的來源也應該作如是觀。

苗語和吳語的關係主要表現在音系上，至於辭彙，吳語絕大多數採用的是漢語辭彙：或是靈活運用一些詞語搭配起來表達特定的意義，或是沿用一些古語成分，或是自己創造一些詞語等等。這就是吳語之所以成為漢語方言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雖然我們也可以找到少數幾個與苗語相似的辭彙，如：

吳語 腿 $phoŋ^3$ 苗語 qo^1pa^1 （吉衛） qa^1pa^1 （凱裏）

吳語 剝 hi^1 苗語 hho^5 （吉衛） she^5 （凱裏）

我們也很難說他們源自苗語。因為這樣的詞少之又少，孤證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至於吳語中常有“鬧熱”、“道地”、“亮月”、“豬牯”、“貓娘”等等與普通話結構不同的詞語，也應該說是受到壯侗語（百越語的後代）的影響，而並非是苗語。

總起來說，由於在吳語形成之前，吳越地區的早期居民中已經融有三苗一些支系的血統，因此在吳語形成過程中，這些構成吳語底層語言的三苗語言便對吳語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語音層面上，所以我們今天看來吳語的音系還和苗語十分相似。

參考文獻

- [1] 龍遊石窟研究論文集. 浙江龍遊縣政府編(內部發行).
- [2] 高本漢. 中上古漢語音韻學綱要. 齊魯書社, 1987年, 濟南版.
- [3] 游如傑, 周振鶴. 方言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 [4] 鄭貽青. 靖西壯語研究. 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內部印行, 1996年版.
- [5] 符昌忠. 海南村話. 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
- [6] 徐松石. 粵江流域人民史. 中華書局, 民國30年版.
- [7] 王輔世主編. 苗語簡志. 民族出版社, 1985年版.
- [8] 袁家驊. 漢語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年版.
- [9] 全國公路營運線路里程示意圖——第三份冊 華東地區,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 [10] 貴州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編. 川黔滇方言 苗漢簡明詞典. 貴州民族出版社, 1958年版.
- [11] 貴州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編. 苗漢簡明詞典（滇東北方言）. 貴州民族出版社, 1965年.
- [12] 孟遵憲 方伯龍編. 漢傣詞典. 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1年版.
- [13] 喻翠容, 羅美珍編. 傣仂漢詞典. 民族出版社, 2004年.

作者簡介：

Liu Yuanchao (劉援朝),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

先後研究過的民族有：回族、蒙古族、東鄉族、普

米族、傣族、白族、苗族、阿昌族等。近期則從事海南黎族研究，側重民族語言研究。

發表論文數十篇：

北京話與四周鄰近地區的四聲調值差異，《北京話研究》，燕山出版社1992年，

黎語方言聲調的對應關係，《語言科學》2004年第4期；

壯侗語濁塞音聲母的分佈和擴散，《語言學研究》第三期；

物質生活與社會變遷——昆明郊區苗民生活的人類學考察，《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家族組織與農村社會——甘肅康樂縣那尼頭村調查，《中國社會發展與文化研究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歷史與現實：阿拉善盟的漢族與蒙古族，《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苗巫與苗族傳統社會，《貴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臨夏伊斯蘭教農村社區的社會組織，《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等等。

通信地址：

中國北京市中關村南大街27號院6號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郵遞區號：100081

E-mail: myliuych@yahoo.com.cn